

副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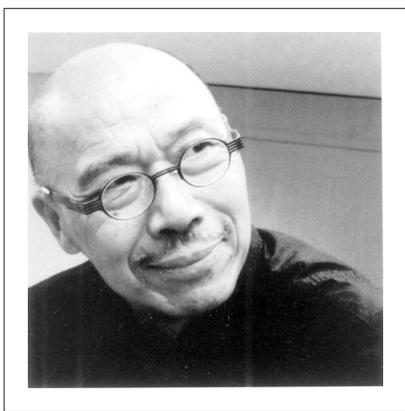


人生是艰苦的。对不甘于平庸凡俗的人那是一场无日无夜的斗争，往往是悲惨的、没有光华的、没有幸福的，在孤独与静寂中展开的斗争。……他们只能依靠自己，可是有时连最强的人都不免于在苦难中蹉跎。

罗曼·罗兰

张扬个性，淡泊人生

乔延凤



他穿着一件黄色圆领短袖休闲衫，黑裤子，拖鞋，淡泊而自然。他的画室是我印象最深的画室之一：一张极宽大的画桌，置于画室中央；桌右角有盆龟背竹，1米多高。他是从芜湖一座老屋走出来的，这座老屋坐落在芜湖的后家巷。在芜湖念完高中，他大学四年在省城度过。文革中大学毕业，被分到阜阳县大田中学，那里生活极艰苦；后来他结了婚，调入铜陵县文化馆工作。

这期间，1977年建军50周年，安徽省文联鲍加先生将他从铜陵文化馆抽来，进

行人物画创作。他创作出一幅《最后一碗炒面——周总理在长征路上》，省文艺界老领导赖少其见了高兴地说：“这幅画到北京一定能选上！”王涛此时连一方像样的印章也没有，赖老便自己动手为他刻了一枚印章。说到这里，王涛把这颗用布小心包着的印章取了出来，我细细端详，画上周恩来手端一碗炒面，正给躺在担架上的小红军战士吃，旁边还有几个战士俯身帮忙。人物栩栩如生。我以前只知道油画适合表现人物，没想到国画也能这样成功！1979年，王涛考研究生，能够在七八百名考生中脱颖而出，与这幅画不无关系。

那年，浙江美院只招4名研究生。浙江美院以潘天寿为核心，包括李震坚、周昌谷、方增先等画家，形成中国画的浙派人物画群体，影响极大。

说到这里，王涛点燃了一支雪茄，说了当时有趣的见面：“我走进浙美考试，一位老师见了，说，看，来了一位小老头！李震坚老师说，他看上去老，其实才30几岁。”

王涛说：“当时，浙美我一个老师也不认识，两眼一抹黑。没有这位伯乐，哪有我的今天！”

对艺术，他说：“生活、性格、个性，都影

响着艺术家的创作。社会上，能够出多少官，不一定能出一两个艺术家。民国出多少成就斐然的画家，打仗期间，有人家徒四壁，靠变卖家产度日。艺术家出现不易啊，多少有才华的人，被社会糟蹋了！”

芜湖的老屋，现早被拆除了。老屋的一扇一米见方的雕花摇头格子窗，现保留在他身边；窗格里镶着的“德乐园”三个字，是他自题的。他有一方“德乐园之灵气”的闲章，现每有得意之作，长跋一段便盖上这方图章。他说这是老屋给他带来的灵气。

近年，他的这种恋旧情结愈来愈强烈，终于在同在皖南的查济购了一座老屋。

他是从老屋走出来，现在又回到了老屋去。

今天，王涛的画，已逐渐为社会所推崇。中央文史馆书画院，从全国选了9名画家，他便是其中之一。

他的书画在市场上正看涨，但对此他很有自知之明。

他说：“我还是铜陵县文化馆的那个王涛，如果我还在铜陵，不过是个退休官员，一幅画卖5块10块，现在呢，5万10万，求我的画，不过是有需要的，比如房地产老板要送人，官场腐败。”

哭笑之间

李承志

写下这个题目，我便再三思量，别把事情弄拧了。常言道：“笑比哭好！”因为笑表现了欢乐，哭则意味着难过、悲哀。追求欢乐，避之悲哀，本是人之常情。那么，又为什么说哭比笑好呢？

想来想去，我觉得世上的事情大都求不得完完全全。以笑为例，据说形形色色有二十余种，也不尽是欢乐和快慰，比如惨笑、苦笑、冷笑、嘲笑……等等，想来笑者本人心中一定十分不悦，甚至悲痛万分。一位朋友“告了”某领导多吃多占，结果被调离机关，打发到一个偏远的山区充实第一线去了，其理由是因为他觉悟高，我的这位朋友有苦难言，只是一笑，扛着行李走了。这一笑，笑得真是触目惊心。一位招待所的服务员，看到一些领导借口大吃大喝，心里十分难过，但她没办法，只好微笑着为他们服务，笑着斟酒，笑着倒茶，笑在脸上，恼在心中。这一笑，笑得实在强人所难！

我们的笑在许多时候是言不由衷的，我们笑着奉承领导，为的是请领导能多关照；我们笑着去买肉，希望人家给够了斤两；我们笑着去接送孩子，怕阿姨们委屈了孩子；我们笑着去取报纸，怕人家藏匿起自己订的杂志……人们各揣心怀地笑着，其中有几多怨恨，几多辛酸！中国人是很讲究笑的，除了“笑比哭好”，还有“凡事开口三分笑”的古训，另外还有“笑一笑，十年少”的警句。笑，便是有了修养；笑，便是有了文明。因此，高兴也罢，痛苦也罢，愤怒也罢，都一笑了之。虽然笑可谓从容，笑可谓轻蔑，笑可谓讽刺，但细细品味，都免不了有点阿Q的味道。

我从不反对笑。如果笑能给人们带来温暖，笑能带来真情，笑能抵制卑劣与贪欲，何不开怀大笑呢？但令人忧心的是，我们许多笑是对假恶丑的容忍，致使那些卑劣灵魂、有恃无恐。倘若这样，与其强装笑颜，还不如为之恸哭来得实在，来得痛快淋漓，来得感动人心，以致醒悟世人。仅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哭比笑好。该歌者高歌，当哭者长哭，对真善美的东西，我们理当弘扬；对假恶丑的都该鞭挞。只有这样，社会正气才能树立；只有这样，我们的笑才能畅快！

做个坚定的“自行车派”

易大华



骑着二六的自行车，如轻风一般穿梭在街道上，轻巧而又不失稳重，当然是骑自行车的“老手”了，当然也是对街道再熟悉不过的人了。偶尔，也会优哉游哉地骑着自行车溜达，欣赏街头的风景，感悟河边的意境。

最近，我们家那位极力怂恿我去买一辆小车开，上班方便，回乡下自由。衡量再三，俺还是决定做一个坚定的自行车派者。尽管有多个好友磨耳皮：“小易，要提高生活品质了，要学会享受生活了！……”但我仍固执于“老革命”的姿态。

本人思想不陈旧，但也不是很时尚，生活闲适愉悦就好。骑自行车是充满乐趣的。我九、十岁的时候，硬是偷偷地推着大人的自行车开始学起来。十二三岁的时候，我读初中，路远，没办法，骑着修了再修的载重自行车去上学，总喜欢和同学一起嬉闹。现在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，很是舒适。对于市民惰于锻炼的亚健康身体，上下班骑自行车无疑是很好的方式。

偶尔的一个假日，和朋友们或者同事们，一起骑着自行车到乡野自然间转转，又何尝不是“一种神仙般的日子”呢？印象

中，那次骑自行车去高坪，感觉就很开心。一路上，大家乘着清风穿行于乡间路，闻着两旁的花草树木与农家菜的香味，一种颤动心灵的亲切与美好盈盈开来。“秋风吹不尽，总是玉关情”——前进的路旁，不时地有一两棵柿子树挂着橘黄橘黄的果子，像许多精灵的眼睛：大大的，亮亮的。偶尔一个、两三个红彤彤的。高坪之美，美在“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”。

旅途之美，美在自由如风。骑自行车短程旅游，就有这么个好处。我要坚定地做一个“自行车派者”，让健康相伴，让快乐飞翔。

大姐的夕阳红

王树

大姐退休后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，原来她参加了市老年大学的各种兴趣班，有时上街打腰鼓或下乡演戏，有时在家搞编织等，大姐通过老年大学这个平台走向社会的大舞台，使她的夕阳生活红红火火，步入了人生的又一个黄金时期。

大姐首选腰鼓队，红色的腰鼓、绸带、服饰，几十个人排在一起学舞，一片红色的海洋，大姐曾是文艺骨干，长龙般的腰鼓队，大姐自然成了排头兵。大姐在腰鼓队越活越年轻，她们生活节奏快，紧跟时代步伐，报刊杂志上都登有大姐打腰鼓的火热的照片。

大姐报名曲艺班学习，又与市场剧协会结缘，她办事认真人缘好，扬剧协会到四

乡八镇演出，哪里挂起红色的戏幕，哪里就有大姐忙碌的身影。每年的护国寺公园庙会、宝林寺的佛事、农家结婚、过寿、庆丰年等，大姐的扬剧协会送戏上门，为父老乡亲演出传统的扬剧，宣传新风俗、讲社会和谐，给人民群众带来欢乐的笑声。特别是组织戏迷新春戏曲演唱会，邀请滁州、南京、镇江等地票友到天长同台献艺，大姐从联络会堂、印发请柬、编排节目表到吃住行的安排，大姐全身心投入，全方位服务，忙碌中也享受着生活的快乐。

大姐参加了老年大学的工艺编织班后，她的编织技艺更加提高。大姐从小就会用扎辫子的彩色塑料皮筋编小花篮、小葫芦，用钩针绣毛主席画像，惟妙惟肖。现

在编织的材料丰富多彩，大姐用小花布片、绒线、彩纸、玻璃丝、彩珠等材料编织成锦袋、钱包、坐垫、纸篓、靠背、拖鞋、手套、帽子、披肩、门帘等等，所编的工艺品人见人爱，大姐也慷慨大方地送给亲朋好友，既满足了人们的欣赏，又美化丰富了人们的生活。大姐还在南京夫子庙市场，学习玻璃丝编花瓶的技术，她边看边学，过目不忘，回家后为我们编织了笔筒、纸抽盒等实用物品。大姐还向弟媳学习了制作新款式保暖鞋的方法，为老姐妹们送上一份温暖，得到大家的一致称赞。大姐在辛勤的编织过程中，享受着创作的乐趣，大姐的夕阳生活充实又充满快乐，也给周围朋友的生活带来了温暖、幸福。

